

倪墨炎 著

真假

鲁迅

辨



倪墨炎 著

真假

鲁迅 辨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假鲁迅辨/倪墨炎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9496 - 3

I. ①真... II. ①倪... III. ①鲁迅(1881~1936)—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58049 号

责任编辑 杨柏伟

特约编辑 卢润祥

封面设计 杨钟玮

真假鲁迅辨

倪墨炎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30 插页 2 字数 523,000

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09496 - 3/K · 1709

定价 58.00 元

专家学者短评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独树一帜的著作

王纪人

倪墨炎先生近年发表的研究鲁迅的论文,是独树一帜的。长期以来,由于种种原因,鲁迅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弄虚作假的事情,有些假事假说传播很广,以致弄假成真。倪墨炎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,以大量史料,澄清了不少历史真相,还鲁迅以历史原貌,得出合乎史实的结论。倪墨炎的这部论文集,是有创见的学术著作。

(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,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导)

既有学术厚度又有创见

王铁仙

倪墨炎研究鲁迅的文字,在报刊上发表,我是每见必读的。他坚持“论从史出”,常常以充分的史料说明历史事实,拂去蒙在鲁迅身上的尘埃,还鲁迅以真实的面目。因而他的这些研究文章,既有学术厚度,又有创见,这也是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。例如他撰文指出唐弢《琐忆》一文的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,在学术界引起震动。

此后,上海和全国都不再把这篇文章作为中学语文课课文。

倪墨炎把近年的这些文字编集出版,必然会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,对于推动我国鲁迅研究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(华东师范大学前副校长,终身教授、博导)

史料和观点都有新的突破

陈子善

倪墨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,他在鲁迅研究的长途上多年跋涉,成果累累。新世纪以来,倪墨炎先生的鲁迅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:

一、史料发掘和阐释上的突破。他爬梳剔抉,发掘了许多重要的鲜为人知的鲁迅史料;一些虽已公布的鲁迅史料,他也从新的视角进行解读,赋予了新的可靠的意义。

二、学术观点鲜明、出新。无论是自己论述还是与他人商榷,他都坚持从史实出发,以大量经过充分论证的史料,澄清历史真相,纠正种种误读,引导读者更完整地认识鲁迅,更深入地理解鲁迅的作品。

倪墨炎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,拓展了鲁迅生平和作品的实证研究,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鲁迅研究。因此,他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鲁迅研究界的关注,也受到喜爱鲁迅的读者的欢迎。把这些论文汇集出版是完全必要的,足以体现上海的鲁迅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,特向读者郑重推荐。

(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导)

鲁迅研究的新水平

吴中杰

由于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和另外一些作者个人的原因,在鲁迅研究资料上,常有弄虚作假的现象。有材料上的造假,有解读上的歪曲,还有图片和手迹的剪裁嫁接,流传日久,弄得真假莫辨,以假为真。这对鲁迅研究工作带来很多负面影响,也使读者对鲁迅产生错误的认识,因而急需进行辨正。但要从事这项工作,既要熟悉资料,又要有深厚的学养,还要花大量的时间,很不易做。倪墨炎先生长期从事鲁迅研究,近年来又发愿做辨伪工作,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。这些文章,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是可信的。现在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,是一件好事。它反映出鲁迅研究新水平,能使读者了解真实的鲁迅,是值得欢迎的。

(复旦大学教授、博导)

自序

读者诸君,你看了本书书名,或许会感到很奇怪:鲁迅怎么会有真假的呢?是的,诸君,如果你是一位成年人,那你固然接触过真实的鲁迅,但几乎可以肯定你一定也接触过虚假的鲁迅。你读完本书就会明白: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,固然鲁迅的影响是很大的,长期以来研究鲁迅、纪念鲁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,但虚假的鲁迅仍在不断地出现,仍在悠然地徘徊,有时还很活跃呢!还我真鲁迅,是本书的要义。

一、还我真鲁迅

我走出大学之门,一直从事出版工作,学习和研究鲁迅是我的业余爱好。但我愈研究便愈发现,我的研究成果是与《鲁迅全集》最新的某些编注相抵牾,与重要鲁迅故居的不少陈列相抵牾,与不少鲁迅文物的整理出版相抵牾,与一些著名的鲁迅回忆录的说法相抵牾,与一些大吹大擂招摇过市的著作相抵牾。特别是有些人,打着“保卫鲁迅”的旗号,打着“对鲁迅圣徒般虔诚”的旗号,打着“求真”的旗号,弄虚作假,歪曲史实,以致在鲁迅研究的各个方面,都出现了假鲁迅。出于对鲁迅的尊敬和热爱,对此我实在忍不住了,遂写了一系列摆事实、讲道理的学术的文章。这些文章,一经发表,常常为不少报刊所转载,既常常引来不少专家学者的支持鼓励,也引来某些人的反对攻击,形成不小的波澜。这是正常的,是意料中的事。本集是这些文章的结集。

本书共五辑。第一辑编入十五篇文章,其中十三篇与2005年版《鲁迅全集》(以下简称“新版全集”)的编注有关。我以为,新版全集编注的修订是有成绩的,许多专家作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,但书信部分和旧体诗部分的一些新编新注,由于受到了某些不应有的

干扰,存在着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:

(1)“鲁迅茅盾致红军信”(以下简称“鲁茅信”),在“起草人未详”的情况下,是不应编入新版全集的。我已论证了此信未经鲁迅起草或过目或事先知情,它不是鲁迅的文字,这就失去了收入《鲁迅全集》的最基本的条件。本书收入了这方面的四篇文章。我认为此事的结论已为大家所接受,已无争论的必要,事实上它已画上了句号。

(2)《两地书》原信本不应“粉身碎骨”地编入全集。《两地书》不但每封信的内容前后交叉,不可分割,而且在成书过程中,两人共同编辑、抄写、修改、发稿、校对、版权页上贴许广平印花等等,是一部典型的合作著作。它的完整性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。但是新版全集书信部分的“定稿专家”,不顾法律的规定,不顾鲁迅、许广平生前的意愿和感情,不顾《两地书》版权继承人的反对,将它作了“粉身碎骨”的处理:“粉身”,将鲁迅、许广平的信拆开,剔弃许广平的全部书信;又将鲁迅书信“碎骨”:逐封按时间先后分插到写给其他人的信件中。这样,在新版全集中,已无法找到世上存在过的《两地书》原信本。

(3)对于鲁迅是否遭段祺瑞政府“通缉”这样的大事,应有合乎史实的注释,可是新版全集书信部分的“定稿专家”坚持注释中的错误,还撰文与我争论。于是我又写了第二篇、第三篇文章,都是针对“争论者”提出的错误观点的。我对南京国民政府是否通缉过鲁迅的问题,也作出了明确的回答。鲁迅生平重大史事错失的说法,长期得不到纠正,应该叫停。

(4)许广平整理鲁迅著作的贡献,大半个世纪以来,为广大学者、专家、出版家和读者所肯定和赞誉。可是,在新版全集编注修订工作启动不久,许广平的这些工作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责难。在新版全集中竟错误地改掉了许广平所拟的四首旧诗的题目,甚至还连累改了鲁迅亲自定的一首旧诗题目。我写了两篇有关的文章,也已辑入本书中。

(5)在鲁迅研究中存在不同观点,是正常的现象。但有人将新时期以来的一些不同观点,编织在一起,被指为“挑战经典”,又被指为“挑战鲁迅”,后更被指为“颠覆鲁迅”,其中包括茅盾因说了句“不要神化鲁迅”,竟挨批达三十年之久。人们不禁要问:将不是鲁迅的文字如“鲁茅信”强行编入《鲁迅全集》,将《两地书》原信“粉身碎骨”,对重大史事坚持不符合史实的注释,前所未有地全面责难许广平整理鲁迅著作所作的贡献等等,诸如此类的举措,是不是真正在“挑战经典”?是不是真正在“挑战鲁迅”?是不是真正在“颠覆鲁迅”?我因而写了《怎样评论鲁迅研究中的观点分歧》一文。

本辑中最后两篇,一篇是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有些地方的有些出版社以赚钱为目的,粗制滥造地出版鲁迅著作而作的,另一篇是关于《鲁迅译文集》的,两文都写于二十年前。几年前《鲁迅译文全集》,已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在馆长孙郁先生领导下,重编出版。

本书第二辑,是关于鲁迅故居陈列和鲁迅文物研究、整理、出版方面的文字。各地鲁迅故居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修缮、整理、开放的,从无到有,成绩显著。但有的故居的陈设,长期远离历史原貌。鲁迅文物的收藏、研究、出版,也是有成绩的,但鲁迅手稿不断被篡改、造假,《鲁迅诗稿》出版的版次印次已达十余种,但时至今日,还没有出版过一本无错无假的鲁迅诗稿。鲁迅照片至今还没有系统地整理,经过剪贴、造假的鲁迅照片仍在报刊书册上不断涌现,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本无假、无错、无漏的《鲁迅照片全集》。

鲁迅爱画,偶尔也绘画。鲁迅的书刊装帧设计,早已有人整理出版,是有成绩的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人编印鲁迅美术作品年表,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然而鲁迅之画的有些遭遇,并不比诗稿、照片好多少。有人编了本《画者鲁迅》,首页赫然印着中国画《如松之盛》,却不是鲁迅的作品;确是鲁迅作品的《猫头鹰》,有人竟然发现猫头鹰肚皮上画的是“正在谈情说爱的一男一女”,说这是鲁迅为了表示“血与火”以后“终于要的是和平和宁静”:真是匪夷所思,实在令人瞠目结舌。

本辑中最后两篇是关于鲁迅收藏整理汉石刻画像的。鲁迅写在一些石刻画像边上的说明手迹,没有和画像印在一起,是一件憾事,但毕竟还是发表了,使我们看到了手迹的风采。鲁迅收藏的石刻画像及为之所写的说明,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。

本书第三辑是关于回忆录的。回忆鲁迅的文字是研究鲁迅不可或缺的材料。许寿裳、许广平、郁达夫、许钦文、周观五、冯雪峰的鲁迅回忆录,是可信的。对这些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录,我和陈九英同志做了一些辑集整理工作,已陆续出版。这里编录了为这些回忆录所写的“编辑说明”,读者或可了解这些回忆录的概貌。这类回忆录集子我们还将继续编下去。回忆录也有失真的,有的可能是年久失记,也有的可能是费尽心思虚构的。对于有的虚构的回忆录,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,我撰文质疑后,有关部门才决定从教科书中删去。

本书第四辑收入的,是十数篇史料考订的文章,似乎是“纯学术”的,但其中也有一些朋友间的争议,今天读来还是有点意思的。

本书第五辑是关于一本书的评论文字。这本书的草率、凌乱和硬伤性错误之多,自

鲁迅辞世以来,在鲁迅研究和史料性著作中,可说是绝无仅有的,是令人惊讶的。如:萧红的父亲当年还活着,却说萧红“幼年丧父”,并由此推论萧红的不断到鲁迅那里去,是去“找父亲的感觉”的;方志敏《可爱的中国》的手稿,是1936年由鲁迅还是宋庆龄交给冯雪峰,研究者们还有争论,却被说成是1938年春才从许广平保险箱里拿出来;等等,等等。这本书中弄虚作假的内容实在不少。好几位朋友劝告说:“对这样的书你何必花时间去评论?”但这也是应对读者负责的事。在新旧世纪之交,会出版这么一本书,竟还有人吹捧到难以令人置信的高度,实在值得深思。关于这本书,我可能还有文章要写。

读者诸君,在你了解了本书的五辑内容后,你一定会深信不疑地感到你确曾碰到过“假鲁迅”,或者在你读过的教科书里,或者在你翻过的鲁迅画传之类的图片集中,或者在你参观鲁迅故居的时候,或者在你偶尔阅读鲁迅诗稿集时。你因此就一定会进一步明白:在我国,鲁迅真可说是家喻户晓,可为什么有些青年,有些老百姓,会觉得鲁迅不容易走近,不感觉亲切,甚至对鲁迅还有种种误解,难道不正是因为接触到了太多的“假鲁迅”的缘故吗?

在本书中我揭示的种种“假鲁迅”现象,欢迎专家们和读者们核查。我所以要把我的这些文章编集起来出版,只有一个目的:还我真鲁迅!还人民以真鲁迅!还历史以真鲁迅!

二、何来假鲁迅

有人说,鲁迅研究已“掘地三尺”,大以至于其思想、作品、社会活动,小而及于其洗足、理发、爱好毛边书、死时多少人抬棺,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研究到呢?哪一个中国的历史人物有如此殊荣呢?有人说,鲁迅研究已是当代“显学”。然而,在鲁迅研究领域(含文博、注释等)中,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弄虚作假的现象呢?为什么“假鲁迅”会在众多场合出现呢?哪一个中国的历史人物会有这样的遭遇呢?这难道不是鲁迅的不幸吗?

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。当今五十岁以上的人,大概都还记得,我国在不短的一段历史时期内,在主流意识内有一个强有力的观点: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。鲁迅研究当然毫无例外地必须为政治服务。而“为政治服务”,有些人又理解成或规定成是为政治运动服务,是为具体的方针政策服务。因此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领域,从上世纪五十

年代以来,只要有风吹草动,鲁迅都必须冲锋陷阵在前。政治文化领域几场批判运动不必说了,就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到人民公社化期间,鲁迅也多么忙碌。而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哪一场批判没有鲁迅到场?“文革”结束了,鲁迅仍不能安息。大而至改革开放,具体的至于计划生育,都要请鲁迅当宣传员。近年,“鲁迅与环境保护”、“鲁迅论城市建设”、“鲁迅关注的‘三农’问题”、“鲁迅的‘血与火’是为了‘建设和谐社会’”等等,又成了某些“鲁迅研究专家”的热门话题。所有这些,美其名为“鲁迅的当代性”,实际上是拿鲁迅当“万金油”使用,什么地方痒就在什么地方抹一下。早在三十多年前,邓小平就指出:“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”,“才不至于割裂、歪曲毛泽东思想,损害毛泽东思想”。(《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》,1977年7月21日讲话)时至今日,对鲁迅何尝不存在“完整的准确的认识”的问题?可是在某些专家的笔下,在某些人头挤挤的热闹的讨论会上,鲁迅难道不仍然在被支离破碎地“使用”吗?鲁迅不是仍然在“为政治服务”的重负下还没有解放出来吗?正是在这样的“使用”之下,某些人除了“研究”之外,还“改编”鲁迅,还“创造”鲁迅,“假鲁迅”也就这样应运而生。由于“当代性”(其实是“当前性”)的需要,牵强附会、捕风捉影、弄虚作假的事,也就仍然在不断发生。

为了“使用”鲁迅,也就有了“神化”鲁迅。有些人认为,毛泽东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文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,是对鲁迅的“神化”。我并不这样认为。毛泽东称鲁迅为伟大的革命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,我认为这是一位政治领袖对一位同时代的历史伟人的评价,是全面的、合适的。但我认为应该允许不同评价的出现。新的评价是否科学、是否合乎鲁迅一生的实际,人们自当作出鉴别。我个人认为,至今还没有出现比毛泽东更全面、更合适的深为人们所接受的对鲁迅的评价。在上述频繁“使用”鲁迅的过程中,鲁迅也就成了万能的“超人”,也就逐渐“神化”了鲁迅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毛泽东被史无前例地“神化”了,鲁迅也被进一步“神化”。要把鲁迅当作“钟馗”去“捉鬼”,“钟馗”不就是“神”吗?去“捉鬼”不就是当“工具”使用吗?世俗中常有一种误解:以为“神化”是出于对某历史人物太信服、太尊奉、太敬重造成的。其实不然。说到底“神化”即“工具化”。“神化”也是对历史人物的歪曲,也是对历史人物的伤害。有人自我“神化”就是自我“工具化”。然而,“神化”毛泽东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。“真理标准问题”的讨论,是对“神化”毛泽东的重大突破。在封建专制流毒还相当严重的中国,这场讨论的历史意义,是怎么估价都不会过高的。但正如鲁迅所指出的:历史每前进一步,旧势力、旧思想总会以种种方式通过种

种渠道“回潮”。“神化鲁迅”就依然存在。被“神化”了的“假鲁迅”，依然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不断地出现。

在“文革”期间和“文革”结束后很长的时期内，是不许谈论“神化”鲁迅的事的，评论鲁迅有一套一套的套话，随便议论鲁迅也就成了有政治风险的事。这里且举一个例子。鲁迅的亲密战友茅盾，1975年春鲁迅博物馆请他参加座谈会，几天后送来他的发言记录，要他过目定稿。不过七八千字，他“认认真真地修改了三天”，还定不下来。儿子韦韬觉得奇怪，茅盾却对他说：“这篇谈话稿虽说由鲁迅博物馆保存，但肯定会流传开去。所以我既要努力忠于历史，又要使他们能够接受，非常难办，很费斟酌。”（见韦韬等《父亲茅盾的晚年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）从中可见，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和氛围！茅盾为坚持“忠于历史”的原则真费尽心力，有些意志薄弱者就只好去写弄虚作假的回忆录。然而，到了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茅盾还是因说真话而惹祸。1979年10月，茅盾在答记者访问时，说了句“不要神化鲁迅”，竟遭到围攻式的批判，以后不断挨批达三十年之久。2001年有人写了《挑战经典——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》，茅盾被列为“挑战经典”的第二号人物。2002年5月，有人编了一大部书《谁挑战鲁迅》，茅盾又成了“挑战鲁迅”的第二名。2006年8月，有人编辑出版《颠覆与传承》一书，茅盾因这一句话，又成了“颠覆鲁迅”的重要人员。茅盾说了句合乎史实的真话竟闯了大祸，那必然会引来不少的假话和“假鲁迅”。“假鲁迅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。

在频频“使用”和不断“神化”鲁迅的过程中，相当长的时期以来，在鲁迅研究领域，在少数的人群中，逐渐形成了一种“假、大、空、霸”的作风、学风和文风（以下简称“假霸风”）。这种“假霸风”阻碍着鲁迅研究的正常发展，甚至把鲁迅研究引导到弯路上去。这种“假霸风”的特点是：

（1）不赞成认识论的“先有事实，后有概念；有了历史，才有史论”的基本常识。他们不赞成“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”，不赞成“论从史出”，而是主张“观点统帅材料”，主张“史料要为观点服务”。他们常常“主题先行”，不合乎“主题”的史料，甚至恰恰证明“主题”不能成立的史料，就弃而不用，就千方百计地搞瞒和骗；根据“主题”的需要，他们片面地“使用”史料，甚至“改造”史料，“创造”史料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收入本书的好几篇文章中都涉及这方面的事例，在此不赘。

（2）重人言，轻史实。学术研究首先要调查研究史实，科学的人言当然应该重视，但

不能把道听途说、无从核实的言论,当作“指导思想”。某些人不是在研究史实上下工夫,却常常企图以某种人言,来封住学术讨论中的不同声音,甚至企图以此来吓唬不同意见的人。例如,“鲁茅信”未经鲁迅起草或过目或事先知情,它不是鲁迅的文字,是不应编入《鲁迅全集》的,这几乎已成了学术界的共识,可是有人竟一再宣称这是“上级领导批准”的。事实到底怎样?这到底是尊重领导还是要领导来“担责任”?是谁同意在报刊上作这样的宣传?这样宣传是不是为了吓唬人或为了封住不同声音?用这种办法来推脱自己的责任、压制正确意见,是不是一种霸道行为?

(3) 常常企图使用学术以外的力量,来压制论争对方,来封住对方的声音,是“假霸风”的又一特点。最常见的就是“打棍子”、“戴帽子”的手段。例如,有的研究者论证“鲁茅信”不是鲁迅的文字,是不应编入《鲁迅全集》的,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,可是有人竟发表文章称:“那岂不成了敌对势力常常攻击我们的‘共产党造谣’‘欺骗人民’吗?”并威胁说:“难道‘革命’居然可以这样无耻吗?”甚至还说:“有的人就是极不乐意看到有关鲁迅和共产党有亲密关系的史料。”在学术性讨论中理屈词穷后,就企图用这些政治陷害性质的“大帽子”来吓唬和压服论争对方,甚至企图给对方制造政治上的麻烦。这类例子我在文章中已举出不少。“假霸风”还有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,就是向领导部门写告状信,向报刊编辑部打电话或写信施压,向报刊编辑部的上级领导控告编辑部的“问题”,以借助非学术的力量打击论争对手,打击发表论争对手文章的报刊编辑部。在我国,每个公民都可以向领导部门和领导写信,但反映情况应该属实,而且学术上的争论,难道也要领导来作行政裁决吗?他们就是这样的善于制造事端。本来是学术争论往往就变成了人事纠纷,变成了幕后的权势之争,而这正是他们的希望。所幸的是现在各级领导已越来越注意作风民主,越来越注意听取不同意见,“一封信可以整倒一个人或一批人”的事已越来越少了,甚至是不可能的了。

(4) “假霸风”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不断提出很有用心的耀人眼球却经不起推敲的口号。“保卫鲁迅”就是他们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。这其实是一个给论争对方贴标签、往自己身上拉大旗的口号。论争还没有开始,胜券已在他手中:你是“挑战鲁迅”的,我是“保卫鲁迅”的,你还敢与我争论吗?照他们的说法,鲁迅的光辉是靠他们的“保卫”才得以存在,否则早就被人推倒了。在新版《鲁迅全集》出版后,不少人对书信部分和旧体诗部分意见纷纷时,有人又提出了“以圣徒般的虔诚修订《鲁迅全集》”的说法以标榜自己。但是

人们很快就发觉这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,观其实践则又是虚伪的。他们一边弄虚作假,一边却又亮出“求真”的旗号。对于这些口号,我已在文中作了评论,在此就不重复了。

(5)“假霸风”还有一个特点,即硬伤性错误多。“假、大、空、霸”的东西,几乎都是在热热闹闹、轰轰烈烈或杀气腾腾的情况下出笼的。而真正的学术研究是需要坐冷板凳的,是要费心费力的。硬伤性错误的造成不外乎两个原因:一是不肯坐冷板凳、缺乏学识而出错;二是根据某种“需要”而存心造假。我书中谈到了这两种硬伤,可供读者参考。

我主张在学术争论中双方或多方都应摆事实讲道理,而不应相互“戴帽子”、“打棍子”。很长时期以来,我一直感觉到在鲁迅研究领域存在着“假、大、空、霸”的作风、学风和文风。但我在争论中,从不提及“假霸风”,因为我反复思索,“假霸风”的说法会不会也是一种“帽子”呢?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但不少朋友认为,对于“假霸风”的察觉,也是一种认识,为什么不告诉大家,引起更多的人注意呢?“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”,否则怎么解释鲁迅研究领域有这么多弄虚作假的事实呢?我们反对的是政治陷害式的给人“戴帽子”、“打棍子”,并非反对对客观存在的不良风气的揭示,否则我们怎么前进呢?经过与一些朋友的商讨,经过认真的考虑,我决定在这篇自序中提出“假霸风”的存在,并初步地归纳了它的特点。我还因此补写了三篇文章,即《一段争论中有代表性的文字》、《关于〈魔崇〉必须说的几句话》、《为人写序者的责任》。通过这三篇文章,提供并分析三个“假霸风”的标本,以增加读者对此风的实感的认识。“假霸风”的存在当然不止这三个标本,只是因为它们篇幅不长,适宜引用;在争论中所举的某些长文,也典型地存在“假霸风”,读者当可明鉴。

对于“何来假鲁迅”的问题,我的观察和思考是很粗浅的,应该有更多的人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。这是当代鲁迅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,不研究这个问题,鲁迅研究就不可能有新的进展,这就需要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。

三、重写鲁迅传

抵制和克服了“假、大、空、霸”的作风、学风和文风,大兴实事求是之风,我们的鲁迅研究一定会大大改变面貌,真实的鲁迅一定会走向人民大众,走向青年学生,走向全

民族。

我们期盼着真实反映鲁迅一生的鲁迅传的出世。这样的鲁迅传应该在摆脱了“假霸风”后,是面目一新的。

写鲁迅传既不难,又很难。说不难,有些人读三本鲁迅传,就可以写出第四本鲁迅传。当然他不是搞抄袭,不是把精力用在抄袭上要“小聪明”,搞些改头换面的玩艺儿。因为抄袭迟早会有人揭发的。他把精力用在“吃透”三本传记的内容上,基本事实总是这么些事实,并注意吸取三本传记的长处,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写成第四本鲁迅传。这本传记未必很差,在普及鲁迅生平事迹上,或许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。但这本传记不会有多少学术价值,因为它必然是人云亦云,而且这样的《鲁迅传》或《鲁迅评传》已不止一本了。业内人士一读就知道它是怎么写成的。但如果运气好点,或者亲朋好友相帮吹一吹,它说不定还能再版,然而逐渐为读者淡忘是必然的命运。因为同样用这种办法写成的新的又新的“第四本”鲁迅传还会降生,它们也有人吹捧,或配有名人题字,或配有插图,或插图多少张难得的照片,终于把老的“第四本”挤出市场。但是真正要写好鲁迅传又很难,我想至少要做到三点:

(1) 坚持以史为本,论从史出。要从最原始的史料开始,掌握大量史料。史实是怎样的就怎样的认识,史实是怎样的就怎样写作,杜绝“假、大、空、霸”的作风、学风和文风。

(2) 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,以清醒的科学的大脑,梳理鲁迅的思想脉络,梳理鲁迅的著作历程,梳理鲁迅的社会活动及生活经历,写出一个各方面丰满的真实的鲁迅。如果对鲁迅一生的认识还是“一团乱麻”,怎么可能条理清楚地介绍鲁迅的一生呢。你总不能像“假霸风”的某些人那样,把“一团乱麻”塞给读者吧。

(3) 要具备鉴别真伪的胆识。要明白有些“假、大、空、霸”的文章、演讲、著作是“媚上”、“媚俗”的礼品,是某些人“研究”过程中不断看风向、看气候、看脸色的结果。对它们的掌声不断、赞声远扬,不但要不心动,而且要能洞察幽微。这就需要我们的胆识。在这里,识是基础,是实力;胆是锐气,是精神,是不断奋进的力量源泉。胆与识是相得益彰的。只有具备与时俱进的胆识,才能使我们抵制“假霸风”,写出真实的鲁迅。

提出重写鲁迅传,并非要否定过去出版的所有鲁迅传著作。以前出版的鲁迅传著作中很有几本是写得好的,但确实也有的并不令人满意。例如近年出版的一本《鲁迅评传》,就是典型的“第四本”鲁迅传。它从头到尾,几乎都是人云亦云,而且是上世纪“文

革”期间到七十年代末的人云亦云,有些段落简直令人怀疑是否从石一歌那本《鲁迅传》中抄来的,我特地找出石著对照了一下,抄倒不是抄来的。我深信,克服了鲁迅研究领域中的“假霸风”,树立我党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、学风和文风,真实地反映鲁迅一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鲁迅传一定会诞生!真实地反映鲁迅一生的鲁迅研究,一定会以前所未有的成就,受到人民的欢迎!

倪墨炎

2009年9月27日改定于上海

目录

自序

第一辑

- 此信不应编入新版《鲁迅全集》 / 3
- 关于“鲁迅茅盾致红军信”的探讨 / 6
- 关于“鲁茅信”的争论及其“句号” / 16
- 一段争论中有代表性的文字 / 26
- 鲁迅遭段祺瑞政府“通缉”的真相探讨 / 30
- 鲁迅是否遭段政府“通缉”再探讨 / 37
- “五十人名单”怎样成了“通缉密令” / 45
- “三一八”惨案中烈士有多少 / 49
- 论《两地书》的成书与出版 / 51
- 鲁迅著作的题目不应任意改变 / 63
- 许广平竟受到前所未有的责难 / 70
- 关于《惜花四律》作者是谁的争议 / 84
- 怎样评论鲁迅研究中的观点分歧 / 94
- 对“挑战经典”和“颠覆鲁迅”的说法质疑
- 关于出版鲁迅著作和全集的议论 / 114
- 《鲁迅译文集》应该重印 / 117

目录

第二辑

- 鲁迅同时代人的真实回忆 / 193
- 恢复许寿裳著作的原貌 / 196
- 许寿裳为写鲁迅回忆录而献身 / 199
- 郁达夫心目中鲁迅的崇高形象 / 202
- 许广平深情谈鲁迅的写作和生活 / 210
- 许钦文忆鲁迅的师和友的情谊 / 214
- 周冠五对鲁迅的“自家人”的回忆 / 219
- 冯雪峰回忆 1928 至 1936 年的鲁迅 / 223
- 鲁迅会见陈赓的时间和次数 / 229
- 谈谈“鲁迅=NOTHING”的说法 / 242
- 唐弢《琐忆》的真实性质疑 / 246
- 关于唐弢《琐忆》的一场争议 / 252
- 关于邵洵美“狱中所托”两事 / 259
- 所谓“邵洵美狱中重托”是虚构的故事 / 267
- 三味书屋“新说”质疑 / 282
- 关于黄萍荪 / 295
- 应尊重鲁迅故居的历史原貌 / 123
- 鲁迅住广州白云楼哪一端 / 130
- 鲁迅八道湾故居保留后的三愿 / 136
- “未庄”、“鲁镇”在绍兴吗 / 138
- 鲁迅诗稿手迹的谜案 / 142
- 鲁迅诗稿手迹的出版“无假不成书” / 146
- 鲁迅照片出版的曲折历程 / 154
- 鲁迅、萧伯纳“七人照”摄者是谁 / 166
- 鲁迅之画的真真假假 / 170
- 鲁迅的“名”和“字”及其使用 / 180
- 鲁迅的“谱名”、“别号”及其他 / 183
- 鲁迅与汉石刻画像 / 185
- 请继续发表鲁迅所写汉画像说明 / 188